

唐 晴

人
類
和
自
然

在蓋着雪的山間的深處橫臥着天藍色的湖沼。好像髮網似的庭園底折疊的狀態明亮地映在水裏，白色的房屋好像放在岸邊的糖塊。瞰望着湖沼；四周是非常的幽靜而和睦，好像熟睡的小孩。

清晨，溫暖的和風從山上吹來花的芳香。太陽纔從地下升起來，玫瑰花在樹葉上閃光。貫穿靜寂的山隙是條灰色緞帶似的路——那是一條石子砌的馬路，然而却好像天鵝似的，人們願意撫愛它的道路。

在一堆石子邊，坐着一個勞動者，像是一隻暗色的硬壳蟲：在他

的胸前掛着一顆勳章；他的表情是嚴肅的，強烈的，然而也是溫和的。

把兩隻被日光灼曬着的手放在他的膝蓋上，他目光灼灼地審視着息在栗樹影下的過路人的顏面，說：

——這座就是辛坡倫山，先生，我這顆勳章就是在建築辛坡倫隧道時得到的。

他靜默地望着那發光的勳章微笑着。

——真的，一切的勞作在開始到習慣的一段終是很吃力的，但是以後却就變成和平常一樣容易的了。不過，實在，它却真是一件艱巨的工作！

他稍爲搖搖他的頭向着太陽微笑；那時，他忽然不笑了，而且用手點劃着，黑的脖子發出了光亮。

——好幾次我是嚇過的了，——無疑地那土地是有感覺力的，是不是？在我們挖得很深的時候，就是在我給那座山以創傷的時候，她就殘暴地把我們苦頭吃了。她悶熱地在我們上面呼吸着，而且要阻止我們底心的跳動了，使我們的頭扭了轉來，使我們的骨頭疼痛。那種經驗許多人都領受過的。從母地裏流出石子來的時候，滾熱的水也從我們的上面流射了出來；真的，那時我嚇起來了，先生！好幾次，那水在火炬的光下變得紅紅的了，教父對我說，那是我弄傷了土地——「爲了那事她要把我們溺死，而且以她的血來洗濯一切——你們一定

會看見那些事物的」。

——也許那只是一種想像，但是，那時人家從地底的深沉的腸臟裏聽到了那樣的話語，在潮濕的窒悶的黑暗裏，在陰鬱的水底激湍和鐵碰着石頭的擦軋聲之間——那時人都忘掉一切了，人們是怎樣的幻想着一些幻像啊！因為一切在那裏都是幻想，先生：我們，那些人們是如此的衰弱的，而那山，我們在她肚內鑽着的那山，好像直通到天際。爲了容易明白必須要看一看！必須的，人們看看那大洞吧，那是那些衰弱的人所挖成的大洞，他們在日沒的時走進去的！而且被那些走進地洞裏去的人們所放棄的太陽是怎樣憂鬱病似地望着他們啊！必須的，人們看看我們的機器和從山上受到的驚慌的鑽色吧，在它的裏

面人家可以聽到轟轟的淙淙的水聲和瘋人底野蠻的狂笑似底爆裂聲。他注視着他的雙手，恰巧又望着他粗布外套上的勳章呻吟地喘息着。

——那些人的能幹的勞動着！——帶着充分的驕傲，他繼續說着：——是的，先生，那衰弱的人，在他真實地要勞動的時候是有不可勝的強力的！而且相信我；——最後，那衰弱的人會得做完一切淙淙要做的事情的。最初那教父是不相信那話的。

——「把山從甲地穿通到乙地」，他說：「這就是違抗以山嶺分界的上帝的意旨；你們將會看到，聖母將不來祝福我們了！」那老人是錯誤了；聖母馬利亞是祝福一切愛她的人的。

——然後那教父也一樣像我們現在所信仰着的相信了，坦白地對你說，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比山嶽更加偉大更加強壯了；然而那時候，在坐在放着葡萄酒的桌子上的時候，他却對我，對其他的人們說道：

——「上帝的孩子們」——這是他所最愛說的話兒，因為他是一個謹愿的漢子。——「上帝的孩子們，你們是沒有權力那樣地去遠抗那土地的；它將會它的創傷雪仇的，而且它的力量是出人意外的！你們就會看見：當我們掘穿叢山而到它的中心的時候，當我們碰着了地心的時候，它會照得我光亮，它將會向我們傾射火花，因為地心是有火花的——那是隨便那個人都知道的！耕犁地面是表明幫助它的生產——那是人家教導我們應該做的；但是現在我們却毀壞它的面目，它

的形狀。看着吧！愈是我們掘得深，空氣就愈加悶熱，呼吸就愈加困難。」

那漢子靜靜地笑着，用兩手捂着他的鬍子。

——不只他那樣想着而且實際他是說得不錯的；我們愈是走入隧道，空氣愈加變得悶熱的，人們愈加無力地倒了下來而且暈迷過去了。水，忽然從一個滾熱的源泉裏奔了出來，全部的地裏的靜脈都向下崩潰了，我們裏面的二百羅加諾的同伴發狂了。夜裏，在營帳裏，我們裏面的許多人在精神錯亂的當兒喋喋不休，爲了恐怖只是坐在牀上呻吟嘆息着。

——「我說得對不對？」那教父說，眼裏帶有恐懼的神色，啞聲

地咳得更利害了——是的，先生——「我說得對不對」，他說。「她是有着不可勝的力量，那土地。」

——最後，那老人在前面睡倒了。他是非常強健的，我們的老前輩，有三個多星期的時間。好像熟識他自己的寶貴的和永不呼怨的人似的，他英勇地和死神掙扎着。

——「我的工作是在這裏，在夜裏他時常對我說。『當心你自己而且還是回家去吧；讓聖母來保護你！』」

——那時他長時間的靜默起來了；他用被把臉部完全遮了起來，差不多把他自己悶了起來。

那人站了起來，注視着辛坡倫山頂，強健地伸展了一下他的全身

，他的筋骨好像爆裂似地作着響聲。——他握了我的手拉到他的面前，說：——那是壯麗的真理，先生。

——「你知道拍風咯嗎？我的不顧一切的孩子，我相信人家將要做那樣的事：我們將會和那些從別方面前來的人們在山底下相逢，我們將會互相碰頭的——你相信麼？」

——「我是真真實實的相信他的話語的，先生。」

——「那末，孩子，你應當：對於最後的幸福，對於用假母馬利亞的禱告幫助善良的人們的上帝，帶着強烈的信仰，做一切的事務。我請求你，我的孩子，如果那事體實現了，如果人們在山底下相逢了，到我的墳上來告訴我：『教父啊，事情成功了』。便我曉得！」

——當然很好的，親愛的先生，我答允了他。在我說話的五天後他死去了，而在他死前的第二天，他拜托我把他葬在那隧道裏他最末一次工作的地方。他禱告着，但是我想他那時已經精神錯亂了。

——在那教父死後的十三個星期以後，我和其他的從對面來的人們在山底下碰頭了。——是個幻想的日子啊！先生！當我們在地底下黑暗的地方聽見了勞動者的喧第的時候，就是聽到了那些我們在地底下碰頭的人們的喧聲的時候——你明瞭的，先生，在土地底極大的重量下面，它如果只要曉得有這些討厭的小小的人在裏面，它就會把我們壓得粉碎的！

——當許多日子裏我們聽着那種旋轉的聲音，一天比一天，它們

變得更高聲了，漸漸的明晰了，勝利的歡樂使得我們幻念妄想——我們好像沒有軀壳的精靈似地勞動着，不知疲倦，也不要訓導——真是好好地，在太陽閃着光輝的時日裏宛如跳舞。我們大家都像孩子似的彼此變成了善良的謙懇的人了。如果你只要知道，那是怎樣強烈的緊張的熱情的願望：在那樣黑暗的地底下遇着別人，在那裏面人家已經繼續了好幾個月要貫穿它的了。

他的臉色漲得血紅，他湊近靜聽着他的人前，以閃光的眼睛察視着他的臉孔，靜靜地而且歡樂地繼續着他的話語：

——當那最末的一座障壁瓦解的時候，在穿過那孔穴的那端露出了火炬的黑光和暗暗的人的臉色，罩着歡樂的淚水——更多的火把

——更多的臉孔——重新響起了勝利的呼號，快活的呼號！真的，那是生命裏的最美麗的日子，那時我思索着，我覺得：我的生命是不白活了！勞動，我的勞動，神聖的勞動，先生，我對你說——是的！

——是的！我們吻着那被我們克服的山，吻着那土地——在那種日子，我更比從前愛那土地了，先生，我愛上了它好像愛上了一個女人！

——自然，我走到那着父的墳上去了！自然！——雖然我不知道死了的人能否聽到——但是我走去了——人是應當尊重那些爲了我們努力的工作而同我們一樣煩苦着的人的願望的——是不是？先生？

——是的，是的，我是走向他的墓前去了，用腳蹬着地面，依照他的願望說道：

——「教父——已經成功了！」我說，「人類終於勝利了。事情終於完成了，教父啊！」

